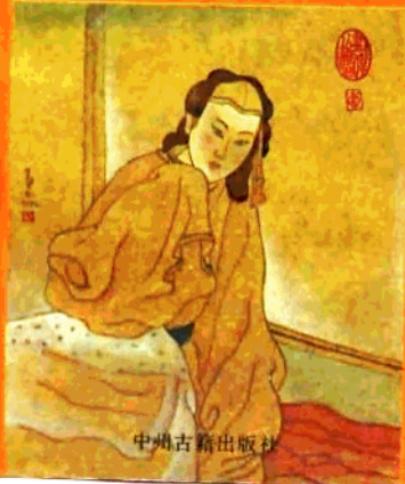


ZHONG ZHOU GUJICHUAN SHI

chunyanmishi

春 艳 秘 史

芸兰女史 编著 申畅点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入世间之爱情，出自天性，有若江河之流淌，日月之运行，自有民生以来，它就是文学反映的主要题材之一。

打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看看丰富的文化典籍，不难发现，描写或涉及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不胜枚举。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国风部分里，有大量的情歌，象《静女》，写一对情人在城隅幽会，男子到来时，他的爱人却故意躲了起来。他久等不见，急得“搔首踟蹰”。及至发现爱人已经依约来了，且情意深长的送给他一把白嫩香甜的茅草，就大喜过望。人是那样的天真活泼，情是那样的缠绵深厚。又如《溱洧》，写春天三月花朝节，郑国的男男女女，在河两岸，自由愉快地来往，说说笑笑，谈情吐爱，互相追慕，赠送芳草芍药表示情意：“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你看他们的爱情生活，是多么甜蜜，多么自由。

但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礼教制度的形成与加强，男女间的婚姻，变成包办、买卖，给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或相爱而不能成婚，或成婚而缺乏爱情。而纯真的爱情，是少数男女为了争取心犀相通，他们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敢于冲破封建牢笼，比翼双飞。被当作风流韵事，传为佳话的卓

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但却被诬为：偷情、淫奔、大逆不道。

由此观之，中国过去男女间的爱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悲剧的根源，“五四”时期曾受到批判，但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建国以后，铲除了几千年的吃人礼教，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颁布了新的婚姻法，男女间才获得了恋爱自由，美满婚姻。纯洁真挚的爱情，才得以在祖国大地上自由地飞翔。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春艳秘史》，是清代以前封建社会里，上层、中层、个别下层女性的艳事趣闻。尽管她们的出身阶层不同，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女性而言，与其恋人或配偶相较，则处于依附的地位。因此，其婚姻遭际，大体相同，而又各别。有的喜悦，有的悲惨，有的甜蜜，有的苦涩，有的顺心，有的哀怨，有的坚贞，有的负心，有的挚着，有的冷漠，有的畅意，有的惆怅……境遇不同，情爱迥异。但都冀望于“比翼鸟”、“连理枝”而不愿作天长日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样，我们领略了旧社会名媛情场的际遇，更加体会到我们时代男女间自由的、甜蜜的爱情来之不易，进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同时，这本小书虽然近于文言，但遣词优美，对仗亦工。行文流畅，朗朗上口。阅读之后，不仅可以从中悟到某种哲理，而且可以在精神上得到美的艺术享受。当然，对其中的封建性糟粕，则是应当加以批判和扬弃的。

这本《春艳秘史》，为民国初年芸兰女史所撰，一九二〇年由上海美术图书社出版。全书共收录故事一百篇，涉及名媛一百〇二人。由于系文言，与今天的行文有一定区别，为了便于广大青年和普通读者阅读、欣赏，今加以分段、标点，有讹误之处，均加以更正。但因仓促而就，疏漏或不当也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

申 畅

一九八九年初夏于郑州

目 录

上 集

第一卷 夏 代

- 蛱蝶翩翩撩绮思——妹喜 (1)
隔花人远天涯近——朝阳 (2)

第二卷 商 代

- 鸳鸯至死也甘心——妲己 (4)
灵魂儿飞去半天——轻轻 (6)

第三卷 周 代

- 红颜一笑情无限——褒姒 (8)
眉梢眼角留情意——孔父妻 (9)
浪花冲破合欢被——蔡姬 (11)
似曾相识燕归来——夏姬 (12)
无可奈何花落去——宣姜 (14)
雪貌花肤仔细认——西施 (16)

第四卷 秦 代

- 恨不相逢未嫁时——邯郸姬 (19)
花落花开无定期——明瑟 (21)

第五卷 西 楚

- 英雄帐里叹虞兮——虞姬 (23)

夜拥孤灯眠不得——钟离妻 (24)

第六卷 汉 代

翻何姗姗其来迟——李夫人 (26)

当炉红袖感琴心——卓文君 (28)

浪游何处不携卿——随清娱 (30)

夜雨敲残鸳鸯枕——班婕妤 (31)

婉若游龙点蛟雨——飞燕 (32)

兰汤浴罢费黄金——合德 (33)

眉峰深浅问檀郎——张敞妻 (35)

回风一曲落繁英——丽娟 (36)

琵琶一曲断肠声——王昭君 (37)

遥指红楼是妾家——秀秀 (40)

是人是玉不分明——甘后 (43)

一点丹脂百媚生——邓夫人 (44)

第七卷 晋 代

在地竟作连理枝——梁绿珠 (46)

异香合赠有情郎——贾午 (48)

一马双驼人种来——胡婢 (49)

青纱步帐解郎围——谢道蕴 (50)

轻投梭子答郎情——谢鲲邻女 (52)

人间天上不分明——贾后 (53)

中集

第八卷 六朝

- 青铜宝镜喜重圆——乐昌公主 (56)
凋鬓交交塘水满——晁采鸾 (58)
年年锦字伤离别——苏若兰 (60)
锦中百尺皆同心——张贵妃 (61)
孔贵嫔
每从梦里唤卿卿——潘贵妃 (63)
宛若
蕙珠
餐将秀色忘饥渴——吴绛仙 (68)
五百年前已铸定——王宝儿 (70)

第九卷 唐代

- 点筹天子太风流——韦后 (73)
玉尺遍量天下士——上官婉儿 (75)
夜半无人私语时——杨玉环 (76)
片片梅花点娇额——寿阳公主 (79)
笑颦微露浅深情——紫云 (81)
佳人归自沙叱利——柳氏 (82)
三三三字牢记取——红绡 (84)
青青杨柳舞纤腰——小蛮 (86)
阿依体弱不胜衣——薛瑶英 (88)
未曾觌面幸闻声——宠姐 (89)
淡扫蛾眉朝至尊——虢国夫人 (90)
燕子楼中怅秋月——关盼盼 (92)

为郎憔悴却羞郎——崔莺莺	(94)
冷露无声湿绣鞋——红娘	(96)
明珠难觅皎人泪——徐灵修	(98)
乌鹊难填牛女桥——红梅	(101)
前生影事上心头——李小珠	(103)
天涯地角最伤心——牛淑贞	(105)

第十卷 宋 代

偷将彩笔画神仙——花蕊夫人	(106)
芳草萋萋触处愁——朝云	(108)
蓦地相逢情不禁——胡静芬	(109)
中秋玩月断肠时——梁意娘	(112)
一曲清歌一束绫——茜桃	(113)
隔墙酬和到天明——温都监女	(115)
徘徊锦帐共春浓——花丽春	(117)
破瓜年纪半含羞——桂香	(118)
蒲团佛火忏情天——小青	(120)
入口犹闻手边香——李师师	(122)
为郎巧笑不须金——刘淑	(123)
纤纤拥髻插鸾钗——真珠	(125)

下 集

第十一卷 元 代

桃花着水增娇艳——戈小娥	(127)
美人颜色古人书——素素	(129)

- 聪明终被多情误——杨忆环……(132)
仙子凌波何去来——冯怜怜……(135)
梧桐秋雨最相思——彩云……(137)
此恨绵绵无尽期——阿禚……(139)

第十二卷 明代

- 宽衣解带殷勤侍——费宫人……(141)
男儿膝下少黄金——戚继光妻……(143)
劈笺屡湿青衫泪——李明珠……(145)
秦淮月夜理兰桡——李香君……(147)
愿为兰蕙助晨妆——马湘兰……(149)
一笑三生缘已定——秋香……(150)
眉来眼去枉多情——季莺娇……(152)

第十三卷 清代

- 琼浆胜似还魂汤——太宗后……(154)
灵犀一点春心密——乌白兰……(156)
从来好事多磨折——顾秀如……(159)
一朵闲云停楚岫——钱绿云……(162)
粒粒红豆散相思——柳如是……(163)
誓海山盟表此心——归艳花……(165)
伤心千古胭脂井——珍妃……(167)
纤足那能久久立——李连英妹……(169)
此心惟有侬自知——赛金花……(171)
相思鸟竟了孽缘——韩素秋……(172)
月移花影上阑干——颜佩玉……(175)

秀媚儿有些记忆——徐月华	(177)
蝶蝶鹣鹣我亦羡——李国华	(179)
有情人都成眷属——张寸珠	(180)
我亦情场失意人——谢巧仙	(182)
人儿未到香先至——袁绮生	(184)
秋水盈盈何处觅——巧娘	(186)
郎何薄幸妾何痴——王娉娉	(188)

附录：

题诗之一	(190)
题诗之二	(191)
序之一	(192)
序之二	(194)

上 集

第一卷 夏 代

蝶蝶翩翩撩绮思——妹喜

宫庭寂寂，朱户重重，艳阳时节，天气困人。栏外群花，
妒娇斗艳，含苞尽放，灿烂如堆绣锦。

一美丽之少妇，宫装华服，倚栏而立，手执茗碗，搁唇
边，欲饮不饮。左右宫女数十个夹侍之。

伊何人？则夏桀之妃妹喜是。当此春光明媚，与宫女辈
寻芳拾翠，斗草拈花，以为笑乐，日以为常。顾此时则依栏
痴立，若有所俟而不至，颇有悒悒寡欢之态。一宫女进曰：

“娘娘勿愁寂寞，王将下朝，来伴娘娘矣！”妹喜曰：“婢
子勿多言，王来早晚耳，我何思？我所思者，日将近午，我
可爱之双蝶儿，胡为久久不至？岂有他故欤？非思王也！”

盖自去岁春间，群花齐放时，有雌雄二蝶蝶，来游花间。
翅分五色，大如蒲扇，绝异常蝶，妹喜极爱之。尝戒宫女：

“毋许追扑！”日视其翱翔花下以为乐，当其翻飞空际，欲
下未下时，妹喜必娇声以呼之曰：“蝶儿来，蝶儿来！”蝶
亦有知，闻妹喜呼，即敛翼翩然而下，或集于花枝，或止于

曲阑，或且扑妹喜之雾鬓云鬟，以嗅色香。有时则伏于裙下，集于足边，即以手抚之，亦不惊飞，婉娈能知人意。盖妹喜之爱蝶甚矣，直至春残花落，乃去不复来。

今岁春和，蝶来如故，且其来时，必于午前。妹喜日于此时，就花下候之。今日日将午，蝶犹未至，故不觉其望之切耳！

少顷，一宫女呼曰：“蝶儿来矣！速下，速下，娘娘盼煞矣！”果也，一双蝴蝶，自云际翻然而下，至于沉香阑畔，敛翼戢翼，寂不复动，其气咻咻，胸腹翕张，若受重创者。妹喜就而抚之，则不知谁家儿女作恶剧，以彩丝约其颈，翅粉剥落，腹下有裂痕，盖受创巨矣！妹喜惜之甚，为之敷其伤痕，解其彩线，嘱其勿更外出，为恶人所伤。蝶亦感其情，自此遂日集于宫庭而不去。

间三岁，始蜕化。妹喜哭之恸，使宫女掘土为坎。实以落花，为葬蝶于其中，谓为蝴蝶冢云。

隔花人远天涯近——朝阳

越以山水名天下。灵秀所钟，代有佳人，以点缀此山明水媚之乡，所谓人杰地灵者非欤！

夏氏有诸侯姜姓，封于会稽，支庶繁多，有名秀者，其裔孙也。生而颖悟，长通经典，貌亦韶秀，雅称其名，翩翩佳公子也。秀既出于贵族，习骑射，有武勇，且性爱山水。

尝骑骏马，挟弓矢，游行于会稽山之阴。入山既深，杳无人迹，惟闻涧水潺潺，与枝头好鸟间关对语之声，互相酬答。境地幽寂，愈增游兴。

时当三月之杪，深山穷谷中，时有一二桃花，姹紫嫣红与翠柏苍松，相间错杂，触眼帘而增媚，栩栩然疑非人世矣！乃益向前行，揽辔缓步，游目四瞩，以领略此清幽景色。忽闻流水之声，潺潺激激，如调丝竹，如鸣佩环。则前有清溪阻路，水深不可以涉，又无白板之桥，可以渡客，乃下马拂石而憩息焉。

沿溪两岸皆桃树，千株万株，莫可究诘。落英片片，与碧波相映，作淡红色。所谓夕阳返照桃花岸者，此情此景，庶几近之欤？

流连既久，日已衔西，拂衣起坐，将动归鞭，倏睹彼岸桃花林中，衣裙披拂，恍若有人行动者。秀异之，隐身树后，以观其来者为谁？无何，渐行渐近，面目呈露，一十七八明艳女郎也。分花拂柳，躊躇而前，至于溪畔，以碧玉唾盂，下盛溪流而饮之。相距既近，谛视益真，觉其荆钗蓬鬓，宛若画图。皓齿明眉，不烦膏沐，人世间无此艳丽也！

秀乃绕出树前，临流而呼之，曰：“若何人？而居此深山之中，不惧虎狼乎？”女闻人语，亦错愕，审视秀：风貌翩翩，知非暴客，乃笑曰：“妾居此久矣，未尝畏虎狼，郎何以此相怖也？且妾视郎君非此间人，来此何为？”秀具告之，且言姓氏。因问渡溪之路，女笑曰：“郎休矣！天将晚，郎君若再延伫，将晦暝不可得路。妾生长此间，未尝见有人

渡此溪而往来者，郎休矣。”

秀闻其语言清婉，娓娓有情，愈生怜爱，不忍遽去。女觉其意，曰：“妾且去休，老母望眼欲穿矣！”乃以唾盂盛水，返身欲去，复回面语秀曰：“妾名朝阳，年十七，郎异日来，可相见也！”一笑轻盈，冉冉入万花深处，不可复睹。

秀于是魂销无奈，魄荡将离，揽辔策以俄延，怅徘徊而不能去……

异日，复由旧路访其处，则万山重叠，峻岭云封，往来终日，不复得路。然则朝阳者，仙乎？人乎？其所居之地，天台之仙窟耶，武陵之桃源耶，又孰从而知之？

第二卷 商代

鸳鸯至死也甘心——妲己

晨曦乍上，曙色初开。一无双绝世之美人，方坐于沉香之阁，开青铜之镜，理如云之发，散枕畔之香，挽灵蛇之髻。面如朗月，无须传粉以增妍；唇似绛桃，不必施朱而助媚。

晨妆既竟，凭栏遥望。腰肢婀娜，堪比杨柳楼头；衫袖轻盈，不让芙蓉水殿。可谓天上之神仙，不数人间之凡艳矣！乃其眉峰敛翠，素颊凝愁，若有万千幽怨于心头，不可

解释者。

伊何人，伊何人？则商紂之妃妲己是已。

妲己凝眸远望，延伫有顷，回面谓诸宫女曰：“大王将归矣，不然，胡人声喧杂，达于内宫，滚滚尘沙，且迷望眼也。”宫女对曰：“大王以神武之姿，率亿万之众，枭姬发吕尚之首，如探囊取物耳。此时正当奏凯而还，娘娘之语不虚矣！”妲己闻宫女之言，不觉破愁而笑，方点首欲言，而近侍已飞报：“大王归矣。”

紂归自牧野，知大势已去，不可复挽。宗庙之煨烬，藐躬之生命，均以为无足系恋，不复动其意志。所恋恋不忍遽舍，而无可如何者惟妲己耳，使其死耶，则何忍其玉殒香销，为煮鹤焚琴之事，使其生耶，则又何甘其覩见颜事仇，为千秋万载之羞？再四踌躇，未能决计，乃一睹妲己花娇月媚之容，钩魂摄魄之态，虽有万语千言，无从出口，惟熟视妲己，久久无语。

妲己曰：“大王未识妾耶，何视妾为？”紂曰：“嗟呼！爱卿，兵败矣，大事去矣。周兵且至，我与爱卿，欢谐鱼水，本期偕老白头，岂意西周倡逆，使我自全无术，为今之计，惟有一死以谢先王；卿有此丽质，不愁富贵，我与卿生离死别，只在须臾，能勿痛哉！”妲己慷慨而言曰：“贱妾得侍大王，过蒙宠爱，今日事急，惟死而已，岂肯忍耻偷活，改事他人，为大王羞耶！”紂曰：“卿言甚善！顾生死事大，须熟计之。”

左右报周兵且至，紂乃携妲己，与所爱之妃嫔，登高楼，

使人积薪于楼下，举火焚之。曾不须臾，而此喑呜叱咤之暴王，艳丽无双之妃子，已葬身火窟中，作同命之鸳鸯矣！呜呼，惨哉！后人谓妲己为太公所斩，盖不足信也！

灵魂儿飞去半天——轻轻

薰风时拂，溽暑蒸人，火伞高撑，几疑宇宙无清凉之境。

乃姑苏城外，一小村前，池塘滟滟，清水不波，池中皆植莲花。翠盖红衣，弥望十里，两岸皆种绿杨。千缕万缕，披拂迎风，日影平遮，凉生水面。居此间者，不觉暑气之炎炎，但闻荷香之细细，殆所谓人间胜境矣！

有鄂君之子，客于吴中，爱其地之清幽，足以祛烦暑而畅心胸，乃日雇舟而往游焉。自朝至夕，弄荷珠以泻露，擎翠盖以为杯。凉生玉腕，暑退兰心，每恍惚若有所见。尝形之梦寐，著之诗歌，以蕲万一之遇焉！

一夕，新月乍上，万籁俱清，轻风徐颻，阵阵荷香，刺人鼻观，中怀如醉，倚舷假寐，方朦胧欲入睡乡，忽为歌声惊觉，乃侧耳以聆之，其歌曰：“采菱勿采莲，莲子心中苦；采莲勿采菱，菱角多刺刺依手。”歌词既沨沨可听，而音声清脆，如出美人香口，不觉睡魔退舍。

引领以望，但见藕花深处，有一小舟，容与其间。傍船舷而坐者，仿佛为一女子，心异之，乃呼榜人，榜人已睡熟，

呼之不应，乃自移船近视之。须臾之间，两舟相距不过三四丈，就月光下谛视之，则小舟上操桨者，乃一红衣女子，年可十五六，风鬟雾鬓，妙曼无双。

见有人移舟迫已，亦无羞涩之态，惟以手掬水，洒于荷叶上，观其左右倾泻以为乐。生歎以惊之，略举其首，嫣然微笑，益惑之。欲就询邦族，通款曲，而女已轻启朱唇，向生曰：“谁家郎君？不畏风露，夤夜泛舟于此？妾自谓抱有奇癖，不意世间男子，尚有与妾表同情者！”

生闻女言，惊喜逾恒，即以己之姓氏、家乡告之。因转询女家世，女笑曰：“妾名轻轻。妾父、兄皆业渔，沿此溪而居。桥南茅屋外，有白板双扉者，妾家也。妾生有爱花瓣，尝谓观花于白日，不若观花于月下，横枝侧叶，愈觉妩媚可人；闻花香于静昼，尤不若闻花香于遥夜，慢摇轻颺，自然沁人心脾。郎以为然否？”

目睹艳容，心倾妙论，魂灵儿飞去半天，惟有点头称是，勿敢异同。女又与生纵谈风月，娓娓不倦。生侧耳静听，如闻韶乐，如对大宾。正欲互通情愫，以期永好，忽闻岸上有呼声曰：“轻轻，夜深矣，曷归休？”女遂移舟而去。

俯仰之间，美人已逝，只有岸边宿鸟，拍拍惊飞；袅袅微波，动摇碎月而已，不禁心神恍惚，如醉如痴。后尝举以告人，谓此一夕清谈，实属生平艳福云。